

难忘的买《秋》记

张建勇

每当打开书柜,看到巴金老先生那本蓝皮的《秋》,便会使我想起当年买书的情景。

那是1980年初夏,部队在招远县执行国防施工任务,团后勤处设在罗山镇的石家庙村,那时我担任团后勤处大灶管理排长。

一个周六下午,团里转来一封老家来信。母亲在信中说,二姑给我介绍个对象,并把女方的照片也寄来了让我看看,同时要我也寄一张回去给女方看看。当时我手头没有,第二天是星期天,正好到招远城补照一张。

石家庙在招远城东北,离县城有十多里路,那时没有公交车,也没有自行车,每回进城都是靠脚板量,为了不

事,那天吃了早饭我便往城里赶。

也许是星期天的缘故,照相馆的人很多,待我照完已是中午,这时肚子也咕咕叫了,早上的那碗米稀饭和半块馒头,早已不顶事了。

出了照相馆,我便去找饭店。

就在我拐出胡同向街北去时,在拐角处看到一个小书店。书店门头不大,人也不多,但书摆放得整齐有序,我仔细浏览,观看了几个书架,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,我想总归是小书店,不可能有什么好书。然而就在我要放弃浏览时,一本巴金先生的《秋》映入我的眼帘,我赶紧让销售员拿下来。

当销售员把书递给我时,我非常激动。巴金先生的三部曲《家》和《春》我早已购买了,而且有些章节还不止拜读一次。唯有《秋》,我进出过许多书店都没



有见到过,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竟在这样的不经意间。书的标价是0.93元。

当时我摸遍了全身衣兜,一共还有1.5元钱。我有些犯难了,这1.5元钱是中午的饭钱。买了书就不用吃饭了,吃饭就意味着不用买书了。面对着饿得咕咕叫的肚子,我恋恋不舍地放下书,走出了书店。

没走几步,对自己的弃书而去感到

不妥,甚至感到羞愧,连这点饿都坚持不了还咋配军人这一称呼?俄可以坚持一下,但书要错过机会,以后很难再碰到。想到这,我便劝肚子,“忍一忍吧,晚上回到部队一定让你吃个十二成饱”。

就这样,我返回书店,买回了那本我盼望已久的《秋》,尽管肚子受了几个小时的委屈,但终于使巴金老先生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三姊妹,在我的书柜团圆了。



李文毅

母亲把红糖搁在碗橱,装在红色的纸盒中。年少的我有些嘴馋,趁母亲不注意挖上一勺填进嘴里,慌慌张张地跑大街上。

红糖看上去,并不美丽,红糖水喝起来却是非常美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乡村人家没有什么好吃的,好喝的。在我的记忆里好吃的除了点心没有什么,好喝的除了糖水没有什么。糖水有糖水、白糖水、红

糖水。夏日里,从田野上归来的时候,心里像是有一团火。我从井里打上一盆凉水,放上三两粒糖精,凉丝丝的糖水喝起来最解渴。冬天,从冰天雪地回到家中,母亲泡上一碗红糖水,心中满是家的温暖。村庄的冬天非常寒冷。乡村人家没有喝茶的习惯,喝上一碗红糖水那便是幸福。取一些红糖放在青花碗中,拿起绿色的暖壶往碗中倒水。水将碗中的红糖慢慢地溶化,散发一片甜美的气息。着急的我等不及了,从竹笼中

红糖像亲人一般

拿起一根筷子伸进碗中不停地搅拌。筷子在水中划出一个个美丽的圆。水慢慢地变红了,甚是诱人。等红糖水泡好,不再等待,我捧起碗,轻轻地喝上一小口,那味道在舌尖上立刻蔓延起来。这是岁月里的一些甜蜜。这样的冬夜,有一碗温暖的红糖水,还有自己一个美丽的梦,像是在幸福的天庭中。红糖水温暖近人,一碗红糖水喝下去神清气爽。有时候头疼脑热,母亲也给我泡上一碗热热的红糖水,小毛病总是迎刃而解,让自己健康成长。

农闲的时候,母亲蒸上几个糖包。糖包是白糖包和红糖包。我喜欢红糖包。我相信红糖包会带给我幸福。每次吃糖包的时候,母亲叮嘱我千万不要漏出红糖。我点头。母亲的话很快被我扔到脑后,我有些急了,一口咬下去,红糖从糖包中喷出来。有一次,我一口咬下去,竟然咬到自己的手,再一口咬下去,红糖喷出来,飞溅在衣袖上。无可奈何,我偷偷地低下头吮吸着衣袖。后来,这事成了全家人的笑话。红糖包好吃,松软的面,甜美的糖,那是生活

中的幸福点缀。其实,红糖包就是糖三角,加入红糖做成三角样式,适合平常日子里吃,也很适合结婚用作喜糖包。红糖包的味道依然叫我想念童年里的日子。

端午节的时候,母亲泡起了粽叶,泡起大米、小米、花生、大枣。母亲请人来帮忙包粽子。粽子包好后拾进大锅里,先是大火烧开,然后慢火煮着,最后温火炖上一宿。第二天,一股粽子味,那是母亲揭开锅盖。我们吃粽子的时候,母亲准备好小半碗的红糖。大家剥开粽子,蘸着红糖,吃起来那也叫一个倍儿爽。

孩子们喜欢去松林中打马蜂窝。尽管是几个人联合作战,也难免有马失前蹄的时候。去马松岭打蜂窝,我不幸挂彩,脸部被蜂子蜇了,伤口红肿,疼痛难熬。母亲一边责怪我,一边取出红糖,泡出少许浓度较高的红糖水涂抹在红肿的地方。一会儿,疼痛减轻了,红肿的地方也逐渐消退。我没有想到红糖竟然还有如此能耐,真是一个宝贝。

红糖像亲人一般贮藏这么多的幸福。

村中的小河



贺宝璇

一条小河蜿蜒地从村中流过。这小河,送走了多少春秋,迎来了多少日夜星辰。河

水不息地流着,哺育着勤劳朴实的庄稼人。小河的水清澈明亮,宛如银河落下的圣水。村民们世世代代都用这河水洗衣服,灌溉农田里那一片绿油油的庄稼。

清晨,当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,小河睁开惺忪的眼睛,金色的阳光照射在河面上,使温柔平静的小河变得金光闪闪。

春天来时,小河脱去了沉重的冬装。清澈的河水夹杂着冰碴子欢快地流淌着,象是在弹奏一首优美的音乐。小草在春风的吹拂下,迫不及待地探出头来,把河两岸染上了一片翠绿。这美不胜收的画面,映在小河里,映着两岸垂柳的嫩绿,小河就像一条五光十色的彩绸,给小山村披上一层美丽的面纱。河水清澈,浅的地方能看见鱼在游动,

深的的地方到膝盖,大一点的男孩子,到河中间抓鱼,摸蟹子。那个年代,没污染,河里蟹子特别多,盲人宣传队每年到我村宣传,必定会下河摸几个蟹子以饱口福。

小河上游,有一个日久天长冲刷形成的圆形的湾,这湾的水清澈透明,可以清澈地看见湾底软软的细沙,村里人都称这湾为南池塘,这里是女人们的天地,也是女孩们洗澡、梳妆、洗衣服的去处。他们会留一个人在湾边守着,其余的女孩子在水中尽情地嬉闹,村里人知道那是禁地,不能越雷池半步。

一到夏天,小河变成了孩子们的“战场”,一帮帮大大小小的男孩子,光着屁股在河边尽情地玩耍,打水仗,那溅起的一朵朵水花,与孩子们的嬉笑声交织在一起,幻化

成一幅壮美的水墨画。河上有座石桥,以便人通行,连接着东西两岸,每逢夏季遇上大雨,河水会猛涨,漫过石桥,村民只能望而止步,好在水涨得快,落得快。

深秋的小河依然平静如故,一群群鸭子在河里悠闲地游着,捕捉着美味佳肴,一只只小鸟叽喳喳飞过河面,清澈的河水映着它们欢快的身影,河面上飘着无数枯黄树叶,调皮鱼儿游动着,追着咬着顺流而下的树叶。

如今,奔腾不息的小河不见了,原先的小河,耸立着一幢幢楼房,小河真美啊!清澈见底,晶莹剔透,令人心旷神怡,真想回到从前,聆听小河那“叮咚”“叮咚”时缓时急的流水声。

弹棉花的温州人

张维奇

四德街位于毓璜顶医院北面,振华购物中心西侧,一条南北走向且十分狭窄的马路,30多年前,我就住在这条路西的一栋居民楼内,与百货大楼(振华购物中心)一路相隔。

穿越时光隧道,退回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在四德街这条熙熙攘攘的路上月月走天天行,有一天,我猛然发现在我们楼东侧的一小片空地上多出了一顶帐篷,绿色帆布帐篷的后背紧依着我们楼体的东山墙,帐篷敞开的门面向着四德街,门旁边挂着一块木牌,牌上“弹棉花”三个字。没几天周围居民便知道这是一对来自浙江温州的小夫妻,瘦瘦的老公26岁,面善又娇小的媳妇才22岁,两人以弹棉花为生计。那个年代,没有谁舍得把自家的老棉

被轻易丢掉,家门口来了弹棉花的,这等好事高兴得各家各户的主妇们合不拢嘴,那小两口的生意即刻火爆起来。

弹棉花是件异常辛苦劳累的营生,只要干活就没有坐着的时候。夏季早晨五点多钟我起来买早点的时候,那绿色帐篷已经掀开了大半前脸,“嘭嘭——嘭”的声音已经响了许多。男人的腰里系着像围巾似的腰带,一根弯臂竹竿,略粗的一端在身后腰带上别着,另一头米把长的尼龙绳钩着弯弓,他左手握着弓臂,右手握着木槌,敲着弓弦,弓弦激烈地抖动,棉絮被一缕缕地撕扯开,向四下跳跃,木床上躺着的棉花就被弦子舔舐着,翻旋着,然后膨大蓬松,轻盈地飞舞。“嘭嘭——嘭,嘭嘭——嘭”的声音,一天里是很少间断的。无论马路上如何嘈杂,他总是那样从容、专注,沉浸在属于他的那个世界里。第二年秋,我把那一床旧棉花套送进绿

色帐篷。我进入帐篷的时候,正赶上翻新棉花套最后的工序:给被套上网线,只见小两口双臂套着红绒线绿绒线,没有语言的交流,只有默契的配合。半个月后我去取弹好的棉花套,女主人收取了我三块钱的加工费。

大雪纷飞的冬天,我躺在热乎乎的暖炕上,惦记着那小两口,帐篷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,仅靠一层帆布怎能抵得住大雪与寒风侵袭?室外若是零下6摄氏度,帐内最多零下5摄氏度。出人意料是,早晨上班时看到帐篷周围扫得干干净净,帐篷顶上几乎无雪。真想不到,南方人来到北方是如此的抗冻。越是平凡普通的人,越要为自己世



界的存在而苦斗。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:第三年的某一天,我看到女主人背上背着一个半岁大的孩子;第五年的某一天,我看见女主人手里牵着一个女孩,身上还背着一个半岁大的孩子;第七个年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。

大概在第九个年头,已经发白了的绿色帐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四德街,从我们有些不舍的目光中消失。现在想来,他们最大的孩子也是近30岁的人了。感慨之余,我真心地祝福他们全家人幸福安康富足。